

[八十七分局系列小说]

恨警察的人

COP HATER

(美) 艾德·麦克班恩 著
张文秀 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恨警察的人

Cop Hater

(美) 艾德·麦克班恩 著

张文秀 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恨警察的人 / (美) 麦克班恩 (Mcbain, E.) 著; 张文秀译. —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0.7
(八十七分局系列小说)

ISBN 978-7-80225-973-7

I. ①恨… II. ①麦… ②张… III. ①侦探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06735号

COP HATER by ED McBAIN

Copyright: © 1956 ED McBAIN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CURTIS BROWN-U.K.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0 NEW STAR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恨警察的人

(美) 艾德·麦克班恩 著; 张文秀 译

责任编辑: 李文彬

责任印制: 韦 舰

装帧设计: 谜·视觉 张鹏志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88310888

传 真: 010-8831089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883108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 刷: 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910×1230 1/32

印 张: 8

字 数: 109千字

版 次: 2010年7月第一版 2010年7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225-973-7

定 价: 25.00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

1

城市的北部边缘有着一河，沿着它向南方望去，可以看到雄伟壮阔的城市景象。举头凝望，目光所及的画面是如此壮丽，竟使人心怀崇畏，甚至会让人屏声静气。城市建筑那清晰、黑色的轮廓横亘天际，似乎在张开大嘴吞食着蔚蓝的天空，而蓝白相间的天幕就像一幅水彩画，映衬着交错相叠、或平坦或狭长的影像——不规则的长方形建筑物，如针尖一般的高塔，还有一座又一座的尖顶和屋檐。

凌晨的时候，人们沿着河畔的高速公路进入城市，就会被一片绚丽多彩的夜景吸引。明亮的光芒汇成了耀眼的银河，交织成一张光网，向南方闪烁而去，把整个城市装点成灯光魔术的表演舞台。在城市边缘的这条高速公路上，车流的前灯和尾灯倒映在漆黑的河面，从远方飞驰而来，又向远方飞驰而去，直至消失不见。路边高楼大厦的方形窗户透出明亮的影子，向上望去，那影子随着视线不断攀爬，直到连接了天际的繁星，与夜空里五彩缤纷的霓虹灯相映成趣。城市主干道

上的交通灯眨着调皮的眼睛，尽情地卖弄着它们缤纷的衣裙，让人们感到头晕目眩。

这座城市像一个用珍贵宝石构筑成的巢穴，一波一波地流动着熠熠的光彩。

城市里的建筑物就是舞台的布景。一栋栋高楼沿河而立，散发出人类智慧的光芒，翘首凝望，人们会满怀崇敬，屏息凝神。

楼宇和灯火掩盖了街道。街道上有垃圾。

深夜十一点，闹钟响了。

一个男人伸出手在黑暗里摸索着。他摸到了闹钟，又摸到了闹钟背面的铃声按钮，然后按下了它。悦耳的声音戛然而止，房间里一片寂静，他可以听到睡在身边的梅轻柔的呼吸声。窗户敞开着，可是屋里依然潮湿而又闷热，使他又想起了在初夏的时候就想买的空调。他极不情愿地坐了起来，用两只壮实的拳头揉了揉眼睛。

他是个大块头，长着直顺的金发，不过现在看起来乱糟糟的。在黑暗的房间里，他原本灰色的眼睛看不出有任何光彩，由于睡眠不足，两眼浮肿得厉害。他睡觉时只穿了条睡裤，所以就在他站起身，把双手举过头顶伸懒腰时，睡裤从他平坦而结实的小腹上滑落了下来。他嘴里咕嘟了几句，弯下腰拉起裤子，又望了梅一眼。

床单落在床脚边，卷成了一团，潮乎乎、软绵绵的。梅蜷曲着身子，弓成了C字形，睡裙卷到了大腿上。他走到床边，用手抚摩着她光滑的皮肤。梅喃喃地咕嘟了几句，随即翻了个身。这个男人在黑暗里笑了，然后走进浴室刮胡子。

他已经为自己的每个行动算好了时间，所以他很清楚，刮胡子要

花多少时间，穿好衣服要花多少时间，喝一杯速溶咖啡要花多少时间。在开始刮胡子之前，他把手表取下来放在洗漱台上，这样就可以一边刮胡子，一边看时间了。十一点十分，他开始穿衣服。他穿了一件哥哥从夏威夷带给他的衬衫，一件黄褐色的宽松长裤，外面又套了一件棉布风衣。他把一条手帕塞进裤子左后方的口袋里，从皮夹里掏出一些钱，然后把衣柜门关好。

他拉开衣柜上层的抽屉，里面装着梅的首饰盒。他拿出首饰盒旁边的一把点三八口径的左轮手枪，抓起硬皮枪套，把它放进去，然后塞进了裤子右后方的口袋里，并用风衣罩住。他随手点燃一支香烟，然后走进厨房，开始煮咖啡。接着，他来到了孩子们的房间里。

米奇和平时一样，把大拇指塞进嘴里睡着了，他用手抚弄了一下这个男孩的头。克里斯的身体湿漉漉的，汗流得像只小猪。看来，他必须要和梅重提买空调的事情。让孩子们待在这样一个像箱子一样闷热的房间里，实在太委屈他们了。他走到凯茜的床边，同样用手抚弄了一下她的头。凯茜不像她的兄弟那样爱出汗，是啊，女孩子通常不那么爱出汗。这时，他听到了厨房里咖啡壶的尖叫声。他瞥了一眼手表，然后露出了微笑。

他舀了两勺速溶咖啡，放在一个大杯子里，然后冲进了滚烫的开水。他喝着不加糖的黑咖啡，觉得头脑终于清醒了。他曾上百次地在心里发誓，上夜班之前绝不能小睡，那是件很愚蠢的事。他应该等下班以后再睡。该死，刚睡下几个小时，然后又要启程出发，他怎么能习惯这种事？不行，这样下去实在太傻了，他必须要和梅好好讨论一下。他一口气喝光了咖啡，又回到卧室。

他喜欢看梅的睡相。每次看梅睡觉、在她身上做点小动作的时候，他都觉得自己有点龌龊，有点下流。睡觉是一个人最私密的行动，在

人们失去意识的情况下，不应该被窥视。可是，天哪，她睡着后实在是太美了，管他呢，天底下本来就没有绝对的公平。他静静地看了她一会儿，看她一头黑色的秀发在枕头上披散开来，臀部与大腿是那么丰满，凹凸有致的睡袍和裸露在外面的雪白身体充满了女人味。他走到床边，用手将梅太阳穴两边的头发拨到后面，然后轻轻地吻了她一下。

她醒了，问道：“迈克？”

“亲爱的，接着睡吧。”

“你要走了吗？”梅哑着嗓子含含糊糊地嘟囔着。

“对。”

“当心点儿，迈克。”

“我会的。”他笑了笑，“你也照顾好自己。”

“嗯。”她回答了一声，然后翻身滚回了枕头堆里。

他又看了梅最后一眼，接着穿过客厅，走出了家门。他瞥了一眼手表，十一点三十分，一切行动都和预想中的一样。他妈的，除了街道上比较冷清之外。

十一点四十一分，在距离自己办公室三条街区的地方，迈克·里尔登遭到枪击。两发子弹从他的后脑射入，从脸部穿出，扯掉了他半边的脸颊。他只感觉到一阵强烈的冲击和突如其来的剧痛，接着，在意识弥留之际，耳畔又听到了几声枪响，然后，他的眼前一片漆黑，倒在了人行道上。

在倒地之前，他已经死了。

他是这个城市里的公民，而现在，血从他脸上的伤口冒了出来，片刻之间，他的身体便躺在了一片令人恶心的血泊之中。

十一点五十六分，另外一个公民发现了他的尸体，立刻打电话报了警。这位倒在地上、已没有了生命迹象、名叫里尔登的公民，与沿着街道冲向电话亭报警的另一位公民，两者之间并没有明显的差别。

只有一点不同。

迈克·里尔登是个警察。

2

两名凶杀案调查组的警察在人行道上的尸体旁进行着现场勘查。这是个闷热的夜晚，苍蝇集结而来，围着人行道上黏稠的污血团团转。助理法医在尸体旁跪了下来，表情凝重地检验着；鉴定科的摄影师正忙着给现场拍照；二十三号和二十四号两辆警车停在街道对面，巡警从车上下来，十分不情愿地驱散着围观的人群。

报警电话接通了警察局两部总机中的一部，被惊醒的值班警员无精打采地做好了电话记录，又利用空气压缩筒把电话记录传到布警室。布警室的墙上有一张巨幅的辖区地图，布警员查阅了一下身后的地图，便通知二十三号车前去调查电话中所说的“街道上有人倒卧流血”。二十三号车回报是凶杀案后，布警员又通知了二十四号车前往现场。与此同时，总机的值班警员已通知管辖案发现场那一带的第八十七分局和北区凶杀案调查组前往调查。

尸体倒卧在一家已经废弃、用木板封死的电影院外面。多年前，

这家影院附近的地区是黄金地段，在这里经常有新电影首映。但好景不长，随着周围逐渐衰落，影院开始放映越来越多的二手影片，再后来放映老电影，最后竟然沦落到只能放映外语片。影院左侧有一扇门，这扇大门也一度被木板封上了，可是现在木板已经松动，里面的楼梯上散落着一地的烟屁股、空酒瓶，还有避孕套。舞台上的银幕一直延伸到走廊，上面布满了锯齿状的窟窿，那是被观众用易拉罐、大块的水管和乱七八糟的砖头瓦块砸破的。

电影院对面是一片空旷的停车场，这里原来伫立着一座公寓。这座公寓曾经是很不错的房子，租金很高。那时，在公寓的入口处常常能看到穿着貂皮大衣的身影。但是现在，隔壁贫民区的蔓藤卷须逐渐爬上了公寓的砖墙，并用层层纠缠的触角紧抱住它不放，想把它纳入不断扩大的贫民区里。老公寓终于臣服了，成了贫民区的一部分，已经很少有人能记起它曾是一栋令人骄傲、富丽堂皇的居所。再后来，命运多舛的老公寓彻底毁掉了，变成了今天这个干净、开阔的停车场。除了一些零碎的砖块之外，停车场上空荡荡的，人们都在传说在这里将要建设成都市住宅。实际上，在成为住宅之前，这里已经成了孩子们聚集的地方，他们前来锻炼身体，把停车场上空弄得终日臭气熏天，到了炎炎夏日的晚上，这种臭味就会变得更加浓烈。此刻，空气中的臭气正冲向电影院，笼罩了影院天棚下悬挂的银幕，充斥着电影院的走廊。这臭气和人行道上的尸体味道混合在了一起。

凶杀案调查组的一位警员从尸体旁直起身子，在人行道上仔细地搜查了起来；另一位警员双手插在裤子后面的口袋里，正站在尸体旁边；助理法医正在对死者进行检验，以确认他已经死亡。这时，第一位警员回来了。

“你们看这个。”他说。

“你找到了什么？”

“两枚射击后的空弹壳。”

“嗯？”

“雷明顿点四五口径手枪的子弹。”

“我把子弹装到信封里面，然后拴上标签。你快验完了吧，法医？”

“再等会儿。”

鉴定科摄影师手中的镁光灯闪烁不停，他像是热门音乐会里的摄影记者，在确定了主唱后，从不同的角度不停地拍摄着自己需要的照片。他在整个过程中一直面无表情，汗水打湿了背后的衣衫，衣服与身体粘在了一起。助理法医用手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

“八十七分局的人究竟被什么事耽误了？”第一位警员抱怨道。

“大概是牌局，我看咱们先走吧，最好别再等他们了。”第二位警员调侃了一句，转身询问助理法医，“你说呢，法医？”

“我已经检验完了。”助理法医满面疲惫地站起来说道。

“你发现了什么？”

“跟你们看到的情况一样。死者的后脑中了两枪，他可能在中枪的瞬间就死了。”

“能告诉我们死亡的时间吗？”

“单凭这伤口？别开玩笑。”

“我还以为政府雇你们这些人就是来创造奇迹的。”

“我们能创造奇迹，除了夏天。”

“难道你不能估计一下吗？”

“只是猜一猜当然可以。根据尸体还没有僵硬的情况，我推测他死于一个半小时之前，虽然以现在这种温度……去他妈的吧，他的身体在几个小时之内，都可能会保持常温。在没有确切依据之前，你不能

指望我得出一个正确的结论，即使在解剖尸体之后，也不一定……”

“好啦，好啦，我们查一下他是谁，你不介意吧？”

“只要别破坏现场就行，鉴定科的人还需要勘查。我收工了。”助理法医抬起手腕看了下表，“最好把时间记录下来，现在是……十二点十九分。”

“今天过得真快！”

第一位警员说着，把时间填在手中的时间表上。

第二位警员跪在尸体旁，忽然抬起头说道：“他带了手枪。”

“是吗？”

助理法医擦擦额头上的汗走开了。

“看上去好像是一把点三八口径的手枪。”第二位警员又仔细查看了一下那把放在枪套里的手枪，“对，是探员的专门配枪，需要贴上标签吗？”

“当然要。”

第一位警员听到街对面传来刹车声。车前门打开了，从上面下来两个人，向围着尸体的这些人走了过来。

“八十七分局的人到了。”

“刚好赶上喝茶的时间。”第二位警员讽刺道，“他们派谁来的？”

“好像是卡雷拉和布什。”

第一位警员从夹克衫的右边口袋里拿出一捆用橡皮筋扎住的标签，从中抽出一张后，又把其余的放回口袋里。他拿出的标签是燕麦色的，长五厘米，宽三厘米，其中的一端有个洞，一条细线穿过这个洞打了个结，形成一个坠在标签上的圆环。标签上写了三个字“警察局”，下面还有两个黑体字“证物”。

八十七分局的卡雷拉和布什摇摇晃晃地走过来，北区凶杀案调查

组的警员好奇地瞥了他们一眼，又低头在标签的“发现地点”一栏上填写起资料。卡雷拉身穿一件蓝色西装，灰色领带整洁地系在白色衬衫上。布什上身是一件橘黄色运动衫，配了一条咔叽布的裤子。

“如果不是被飞毛腿冈萨雷斯^①和旋风^②耽搁了，你们的行动或许会迅速些。你们在恐吓炸弹现场做了些什么？”第二位警员问道。

“我们已经把现场交给拆弹小组。”卡雷拉淡淡地说，“你们呢？做了些什么？”

“你还真有意思啊。”凶杀案调查组的警员说，“我们已经准备收工了。”

“我看出来了。”

“接到布警电话时，队里只有我一个人在。”卡雷拉说，“布什和福斯特去了酒吧，调查持刀杀人案件；里尔登还没来。”卡雷拉停顿了一下，“布什，我说得对吗？”

布什点点头。

“如果只有你在单位留守，那还过来干吗？”凶杀案调查组的第一位警员问道。

卡雷拉面露微笑。他是个大个子，但并不笨拙；他看上去很壮，是因为有一身肌肉，而不是脂肪。他留着褐色短发，有着褐色的眼睛，他的眼型很特殊，从侧面看上去向下倾斜，使他的外貌显得如同东方人一般棱角分明。他宽阔的双肩和紧实的臀部让身体呈倒三角状，即使在穿着皮夹克到海港查勘水边工厂时也会给人留下衣着讲究、举止优雅的印象。他的手臂结实，手掌宽阔。现在，他正张着那双蒲团似

① 《飞毛腿冈萨雷斯》(Speedy Gonzales, 1955) 是一部美国动画短片，讲述小老鼠飞毛腿冈萨雷斯战胜邪恶的希尔维斯特猫，夺得奶酪的故事。

② 这里可能是指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美国著名赛马“旋风”(Whirlaway)。

的手掌说道：“发生凶杀案的时候，怎能还把我留在队里听电话？”他笑容绽放开来。“我要福斯特留守，反正他还是个新手。”

“这几天查出了多少赃物？”凶杀案调查组的第二位警员问道。

“比你们多。”卡雷拉不动声色地反讽道。

“有些人就是靠运气啊。我敢肯定你不会再从尸体上找到什么东西了。”

“除了子弹造成的伤口。”第一位警察用西班牙语说。

“说英语。”布什温和地回答。

布什说话轻声细语，但当他说话时，常常使人感到震惊，因为他是个身高一米九五、体重近一百公斤且滴酒不沾的壮汉，这种形象与他的声音极不相称。他的头发乱蓬蓬，就好像上帝根据他的名字赋予了他这种鸟巢般的发型^①。他的红色头发和橘黄色运动衫很不协调，一对肌肉结实的胳膊从袖子里钻了出来，右臂上有一条锯齿形状的刀疤。

摄影师走到警察们交谈的地方。

“你们究竟在搞什么？”他愤怒地问。

“我们正在想办法调查死者的身份。”第二位警员回答，“怎么这么问？出什么事了？”

“我的工作还没完呢。”

“哦，你还没有干完吗？”

“是的，你们该先问我一下再动现场。”

“我的老天，谁是你的上司？康诺弗？”

“你们这些凶杀案调查组的探员真会给我添麻烦，在……”

“赶紧回去吧，把底片冲出来或做些别的事，可以吗？”

^① Bush 在英文中有“蓬乱的头发”的含义。

摄影师瞥了眼手表，口中絮絮叨叨地抱怨着，故意不提报告时间的东西。第一位警员只好瞥了眼自己的手表，在时间表上记下时间。他减了几分钟，然后记下了卡雷拉和布什到达的时间。

卡雷拉俯视着死者的后脑。除了刚开始闪过一丝不易被人察觉的痛苦之外，他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那种哀伤仅仅在他的眼眶里逗留了片刻，就像只敏捷的野兔，一溜烟地消失了。

“凶手使用的是什么武器？”卡雷拉问，“大炮吗？”

“一把点四五口径的手枪。”第一位警员说，“我们已经找到了弹壳。”

“有几发？”

“两发。”

“再找找。”卡雷拉说，“我们为什么不把他翻过来看一下？”

“救护车来了吗？”布什静静地问。

“已经出发了。”第一位警员回答，“今天晚上每个人都迟到了。”

“今天晚上每个人都被汗水淹死了。”布什说，“我现在能灌下一大杯啤酒。”

“来啊。”卡雷拉喊道，“过来帮我一下。”

第二位警员弯下腰，两人一起把尸体翻了过来。苍蝇兴奋地蜂拥而至，落在人行道上，落在那张如今已经血肉模糊的脸上。黑暗中，卡雷拉看到死者左眼位置有一个大洞，右眼下方也有一个洞，面颊骨被撕裂，向外翻着，破碎的骨头呈锯齿状刺穿皮肤冒了出来。

“可怜的家伙。”卡雷拉同情地说。

到目前为止，他已经当了十二年的警察。但在他的职业生涯中，却始终没办法习惯正视死者的面容；他虽然早已能够承受死亡给他的心里带来的全面而又震撼的冲击，但对于紧随而来的其他烦琐的事务，

比如侵犯死者的隐私、追踪一个原本生机勃勃的生命骤然变成一堆血淋淋、毫无生气的垃圾的过程……这种事他永远都无法适应。

“谁带了手电筒？”布什问道。

凶杀案调查组的第一位警员伸手从裤子左后方的口袋里掏出一个手电筒，用拇指向前推开上面的按钮，一道光圈随即映照在人行道上。

“照到他的脸上。”布什吩咐道。

手电筒的光圈悠然地爬到死者的脸上。

布什猛地倒吸了一口凉气，然后极力压抑着内心的激动和惊讶。

“是里尔登！”他的声音仍然带着一贯的平静，但随即又用一种几乎听不到的声音低声说，“我的天哪，竟然是迈克·里尔登！”

3

八十七分局共有十六名探员，大卫·福斯特就是其中的一员。更确切地说，即使八十七分局配备了一百一十六名探员，在人手的调派上，仍然可能会捉襟见肘。它的辖区在城市南边，从环河高速公路和那片有门童与电梯操作员的高级住宅区开始，沿着满是熟食店和电影院的史丹姆街、科尔弗大道、爱尔兰人聚居区、波多黎各人区，直到龙蛇混杂的葛洛夫公园，东西横跨三十五条街道。这个北起河岸、南至公园、东西辖三十五条街道的长方形辽阔区域，都是八十七分局的辖区，人口总数是九万。

大卫·福斯特也是这九万人中的一员。

大卫·福斯特是个黑人小伙子。

他生在这里，长在这里，二十一岁时，已经成为了一个体格健壮、心智健全的精英年轻人。他身高大约一米八九（参加公务人员资格考试的人身高不得低于一米七七，他还要高出零点一二米），两只眼睛的